

参加内蒙古生态文学周活动,行走于阴山南北,我的目光总被大地上漫无边际的青草所牵引。远山层叠,旷野铺展,满眼最动人的色彩不是浓艳的繁花,而是那一层层、一片片绵延不绝的青绿。

我们习惯仰望高耸入云的林木,惊叹花开时节的盛大烂漫,却很少俯身,静静端详脚下一株野草。草是渺小的,渺小到风一吹便俯仰摇曳,一场风雨就会把茎叶压倒在地;草亦是宏大的,万千草根盘根错节,彼此纠缠守望,便能锁住流沙,修复山河,重塑大地的肌理。草从不与天地争,却以生生不息的力量,完成对大地最深沉的守护。在大青山、敕勒川草原,以及圣水梁、九龙湾层叠的山野之间,我读懂了属于草的独特生命哲学:谦卑而坚韧,守土更懂新生。

走进蒙草种业中心,我看见了草的另一种模样。在这里,草不再只是旷野里随风摇曳的野生植物,一粒粒微小的草种被悉心收纳、分类、研究,成为生态修复最珍贵的底气。参观蒙草种业中心,心中始终回响着一个词:震撼。土壤库和种子生态包,让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也见证了蒙草人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走进种质资源库房,一排排透亮的玻璃瓶整齐陈列,一面种子墙静静收纳着上千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乡土草种。玻璃瓶中,沉睡的种子保存着这片土地原始的生命密码。每一粒种子,都来自草原、荒坡、沟谷,承载着经风霜雨雪淬炼出的生命韧性。科研人员踏遍山野戈壁,风里雨里采集种质资源,驯化本土草种,用现代科技读懂每一株草的习性,读懂一方水土适合生长怎样的草木。他们如同大地的医者,摸清土壤的基因,把乡土植物的力量转化为修复山河的力量,让一粒粒沉睡的种子成为疗愈受损土地的希望。参观时,我还发现了一种新型播种方式:把种子、肥料、保水剂等编织成可降解纸绳,不仅提高了植物成活率,也降低了成本。在新疆乡土植物研究院,一排排试管凌空悬挂,串成一袋澄澈的珠帘。来自远方的乡土植物种子,于方寸容器之中静静蛰伏,封存着大地生生不息的希望。科研人员将这方景致唤作“一帘幽梦”,理性的科研殿堂里,就此漾开温柔的诗意。每一粒种子,都是写给绿水青山的浪漫期许。

最触动我的,是蒙草种业中心大院内那片与众不同的可踩踏草坪。寻常草坪都立着“请勿踩踏”的警示牌,仿佛青草脆弱得经不得一丝触碰,只可供人观赏。而这片草坪坦然迎接游人的脚步,任凭人们奔跑、坐卧、嬉戏。孩童在上面追逐,游人席地闲谈,脚印一遍遍碾过碧绿的草毯。我也迫不及待地在草坪上奔跑起来,脚下青草柔韧舒展,任凭脚步起落,依旧挺起腰身。微风拂过,层

细端详,很少有汉字像“坐”一样四平八稳。

平房是坐落在村子里的乡亲。它们身着中式衣衫,把村子装扮得拙朴亲切。

平房盘腿席地而坐,与土地保持零距离。

平房里,花花绿绿的炕围画环绕着一盘土炕。一家人围坐在一盏油灯下,嗑瓜子,拉家常,两臂顺势闲搭在膝上,双腿交叠缠绕。

坐,功夫在盘腿。我始终觉得,盘腿是乡村特有的坐姿,以闲适恬淡的姿容,从亘古一直盘到如今。

几次置身大山之中,闲暇时候便在台地上盘腿而坐,把双手放在膝上。这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欢喜。每去一次,便成长一次。后来,我回到家里开始练习打坐,两腿一盘,双眼微阖……

有时想,壁立千仞的大山,山麓就是山的盘腿;华冠如云的千年古榆,根脉就是树的盘腿。江海是云朵的盘腿,大地是天空的



草木有年

北琪

大青山余韵 刘艳荣 摄

层草浪轻轻漫开,散发着大地清润的气息。草木包着我的脚步,我也珍视这片蓬勃的绿意,这便是人与自然最美好的相逢。经过科学配比的乡土草种,根系发达,分蘖旺盛,被蹂躏伏倒之后,并不会就此枯萎,而是慢慢重新挺立起来。它绿期绵长,耐得住粗放养护,也扛得住北方的干旱与寒冷。踩在柔软坚实的草毯上,泥土的气息漫上心头,我不禁感慨,真正强大的生命,未必是拒绝磨难,而是承受重压之后,依然拥有复苏挺立的能力。科技赋予小草新的生命力,而草本身教会我们接纳与包容。人类不再把草当作仅供观赏的装饰品,而是学会尊重草的天性,顺应自然,让草与人和谐共处。这便是草在种业中心带给我的启示:保存本源,顺势生长,于接纳之中焕发蓬勃生机。

目光投向横亘在青城以北的大青山。曾经的大青山,部分山体因采矿开发留下了一道道伤疤。机器轰鸣过后,山体支离破碎,裸露的碎石坡寸草难生。每场大雨过后,碎石泥沙顺着沟壑倾泻而下,满目都是荒芜苍凉的景象。治理者没有急于移栽高大名贵的树木,而是懂得尊重阴山的水土条件,懂得草是生态修复的先锋。

草是开拓者。在土层稀薄、碎石遍地的山体上,小草把纤细的根须钻进石缝,一点点固定松散的碎石,留住稀少的土壤与水分。一株草的力量微薄,当无数野草次第萌发,草根纵横交织,便在裸露的山体上编织出一张细密的生命之网。这张无形的绿网兜住泥沙,涵养雨露,一点点为荒芜的山坡积攒生存的底气。

草并不渴求瞩目,甘愿做生态修复的先行者。先有草固土,土壤慢慢得到改良,薄薄的土层一点点积累,灌木才得以落脚,继而乔木才能茁壮成长。年复一年,春风秋雨往复,昔日伤痕累累的山体一点点披上绿装。站在大青山上眺望,群山连绵,草木葱茏。曾经乱石滚滚的沟壑,如今芳草萋萋,灌木丛生,飞鸟重新回

到山间栖息。这就是草的格局:甘当基石,甘于平凡,只愿大地重获生机。

北朝民歌悠悠千载,一曲“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至今仍在山河间回响。遥想古时此地,水草丰茂,牛羊遍野,悠扬牧歌随风漫过苍茫大地。可十余年前的敕勒川,却是满目萧瑟的模样。无序采砂使土地日渐退化,乱石遍布,黄沙蔓延,草木寥落。大风一过,尘沙漫天飞扬,昔日丰饶的草原竟沦为荒芜的沙沙滩。谁能料想,这片近乎死寂的荒滩还能重焕碧草连天的容颜,伫立在今昔对比的展板前,遥想山河变迁,心中百感丛生。

修复敕勒川,是一场向草借力的重生。建设者没有追逐外来花草的绚烂,而是甄选故土原生草种,模拟自然草原的群落布局,播撒下生生不息的希望。从一方千亩试验田启程,绿色的版图一寸一寸缓缓铺向旷野。砾石遍地的荒原,处处皆是生存的魔战。沉睡的草籽要熬过骄阳灼人的干旱,冲破乱石的禁锢,拼尽全力,才得以破土见光。小草在顽石缝隙中倔强地扎下根。多少种子在旱季归于沉寂,多少幼芽被飞沙掩埋,可总有点点新绿执着地冲破尘埃。一株株细草汇成连天碧浪,贫瘠的土层被温柔改良,风沙归于沉寂。无数株草不惧绝境,抱团生长,终能改写大地的命运。如今的敕勒川碧草绵延,野花繁星散落原野,飞鸟振翅归来,古诗里的草原盛景终于重现人间。漫步于这片重生的大地,长风漫过,万顷草浪此起彼伏。恍惚之间,千年前那曲悠远的牧歌穿越漫漫时空,轻轻萦绕耳畔。

行至圣水梁、九龙湾,层山叠翠,峰峦绵延。此地深藏于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古老的战国赵长城残垣静卧于萋萋草色之间,千年史韵与万顷自然风光在此静静交汇。无人机在山顶盘旋,记录下一个个美好瞬间。曾经,这片塞北秘境也历经生态沧桑,山野一度失色,坡体植被悄然退化。所幸岁月不负山河,经年封山育林、静心管护、休养生息,让饱经风霜的山野得以慢慢复苏。

如今的圣水梁、九龙湾终于重现盛景。山巅之上,高山草甸铺展如云,碧色连天,遍地野花肆意盛放。幽深的九龙湾草木葳蕤。森林、芳草层层叠叠,构筑起立体而完整的山野生态。草是山河最温柔的守护,亦是山林不可割裂的肌理。四季更迭,风霜往复。凛冬降临,朔风席卷群山,百草褪去葱茏,看似芳华尽逝,实则从未消亡。所有蓬勃的生命力,都收敛于深土,安然熬过凛冽寒冬,静静等待春风唤醒山河。待冰雪消融、暖意归山,点点新绿便破土而出。小草坦然奔赴盛衰轮回,凋零可不是落幕,而是默默蓄力,于四季枯荣中坚守生命本真,与林木共生,在静默岁月里书写人间从容。

踏遍阴山南北,一路看遍种业中心的种子宝库。大青山修复后的葱茏景象、敕勒川无边的草海,还有圣水梁、九龙湾的高山草甸与幽深峡谷,我一次次为草而动容。草的生命哲学,是大地写就的箴言。在蒙草种业中心,它被悉心珍藏,守住生命本源,接纳世间烟火;在大青山,它甘为先锋,抚平大地累累伤痕;在敕勒川的土地上,它绝境不屈,抱团生长,完成荒原的涅槃;在圣水梁、九龙湾的群山之间,它静待枯荣,与林海共生共舞。

草没有乔木的巍峨,没有繁花的艳丽。它承受风吹雨打,经受牛羊啃噬,忍受步履践踏,却从未消亡。纵然茎叶被摧折,依旧倔强地昂起身躯;身处瘠薄荒壤,便将根须深深探入泥土;凛冬降临,便于土层之下安然蛰伏。它从不喧嚣争鸣,只在静默中悄然拔节,以柔软的身躯守护脚下每一寸热土。单株小草固然微弱,可无数小草汇聚一处,便拥有改变山河的伟力。

人世亦如是。我们常常向往轰轰烈烈的人生,痴迷光芒万丈的成就,却忽略了平凡中蕴藏的磅礴力量。世间无数平凡生命,如同大地上的棵棵青草,默默坚守。普通人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但是,坚守岗位、脚踏实地积蓄力量、抱团相守,同样可以释放出撼动岁月的力量。

长风掠过阴山大地,万顷青草翻涌成碧绿的浪潮,一阵阵草木清香随风漫开。蹲下身来抚摸柔嫩的草叶,指尖可以触到生命温热的脉动,耳畔传来大地无声的教诲:平凡亦可坚韧,微小亦有力量。以谦卑之姿,尽生命之力,守护这片万里山河。

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要盘腿,要盘好腿。盘不好,盘起一条、伸出一条,是对别人的大不敬,就像拿筷子不能翘起二拇指,那是对人的指点,不恭敬。父亲还说,腿盘好了,身体也就坐直了。

城里的亲戚来了,父亲就说:“坐凳子,坐凳子吧,盘不惯就憋屈。”父亲坐在炕中间,依旧盘腿,招呼大家吃吃喝喝。

小时候,不识字的父亲给了我许多做人的启蒙教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要盘腿,要盘好腿。盘不好,盘起一条、伸出一条,是对别人的大不敬,就像拿筷子不能翘起二拇指,那是对人的指点,不恭敬。父亲还说,腿盘好了,身体也就坐直了。

城里的亲戚来了,父亲就说:“坐凳子,坐凳子吧,盘不惯就憋屈。”父亲坐在炕中间,依旧盘腿,招呼大家吃吃喝喝。

小时候,不识字的父亲给了我许多做人的启蒙教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要盘腿,要盘好腿。盘不好,盘起一条、伸出一条,是对别人的大不敬,就像拿筷子不能翘起二拇指,那是对人的指点,不恭敬。父亲还说,腿盘好了,身体也就坐直了。

城里的亲戚来了,父亲就说:“坐凳子,坐凳子吧,盘不惯就憋屈。”父亲坐在炕中间,依旧盘腿,招呼大家吃吃喝喝。

小时候,不识字的父亲给了我许多做人的启蒙教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要盘腿,要盘好腿。盘不好,盘起一条、伸出一条,是对别人的大不敬,就像拿筷子不能翘起二拇指,那是对人的指点,不恭敬。父亲还说,腿盘好了,身体也就坐直了。

七十余载长风,漫过北疆大地。一纸“北国风光”,共结绵长墨缘。一代代写作者,在这里叙写与副刊相逢的故事。以真情描摹故土风物,以笔墨抒写民族同心,将草原辽阔、人间温情凝于字间,让文字扎根内蒙古沃土,滋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今日起本版开设“墨缘副刊”栏目,邀多位作家共话文学气韵,共叙内蒙古文脉。

——编者

“北国风光”,借用了伟人巨作《沁园春·雪》的起首句,别开生面、大气磅礴、分外妖娆!

忆不起,是在哪一年开始读《内蒙古日报》的,也记不清第一次欣赏“北国风光”副刊时读到了哪些文章,然而与她结缘的那个春天则历历在目,令人怀想,没齿难忘。

那是20世纪80年代,准确地说1980年5月。春风浩荡,坚冰砸碎,大河奔流,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汹涌澎湃,席卷着整个神州。

那时,我在区外的东北师范大学读大二。改革开放,打开了所有紧闭的门窗,各种藩篱和禁锢被一一冲破,人们大口呼吸着新鲜的气息,畅快极了!

乍暖还寒,春天摇着一只万花筒走来,五彩缤纷的世界,光怪陆离,眼花缭乱……

我感到了困惑,我陷入了迷茫……于是,我在宿舍嘈杂的争辩中写下了《青春畅想》:“我在历史和现实的甬道上伫立沉思/十年狂飙啊,摇落了我多少青春的叶子/而今,暖融融的春风又一次吹拂/我生命的枝条,该萌发怎样的新绿……”

这首诗,抄在系学生会办的黑板报上,引起较大震动。几位老教授说,这样的时代还有这样的青年思考,很难得。当然也有另外的声音……

那时我还稚嫩,也云里雾里,颇有些拿捏不准,究竟写对了还是写错了呢?小心翼翼,我把这首诗寄往千里之遥的《内蒙古日报》。那时,我还不知道“北国风光”,不晓得什么是副刊,只知道内蒙古是我的家乡,那里有我的毡房我的青山,她会给我答案的,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到过首府呼和浩特。

很快收到“留用”的回信。我兴奋极了,把那信笺叠得整整齐齐,反反复复拿出来一字一句读,留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又收到了样报和稿费。编辑老师信称:区内外很多读者反响强

## 北国风光 风光无限

阿古拉泰

大学毕业,我回到了故乡,与“北国风光”的情缘更深了。每逢重要节点,编辑都会向我约稿,有了合适的稿子我首先投给“北国风光”。一些作品如《春天临近,想起一个人》《玉儒,草原呼唤你》《星河里的长调》等,在《内蒙古日报》发表后,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传播更加广泛。于是,我在文学长路上跋涉的脚步更加坚定了。何其幸运,“北国风光”不仅是我的苗圃和园丁,还是我的人梯和塔台,是我坚实的后盾!

幼苗,需要土壤,婴儿,需要摇篮,作者,需要园地。我,就是那小苗,那婴儿,那孜孜以求的写作者。我常常想,假如没有《内蒙古日报》的及时提点,没有“北国风光”的持久呵护,没有广大读者的耐心鼓励,我的文学之路该会怎样呢?

一位位编辑不懈的接力传承,一个个作者旺盛的茁壮成长,一版版副刊春风拂面的广泛传播,“北国风光”走着一极极不寻常的路,她像一根脐带,牵系着编者与作者,媒体与读者,时代与人民的民心……

“北国风光”开辟近半个世纪,越来越好,常办常新,宛如一页页春风吹开的日历,一枚枚冬去春来又上枝头的嫩叶,让人欣喜,让人期待,让人感佩!当了编辑之后,我体会到了“大海捞针”与“修枝剪叶”的不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是那一一道道星辉照亮了我的文字,是那一夜夜烛光温暖着我的心,让我们与“北国风光”相依相伴,彼此照耀,牵手未来。

北国风光,风光无限!

吕成玉

## 秋风吹进阴山

田野中,葵花、玉米  
青椒、冬瓜正在发福  
阳光毫不吝啬地洒下黄金  
风,催我赶路

无论石头多么坚硬  
风是带着箭簇的  
无论山谷多么幽深  
风总想将它填满

走进阴山,我看到  
风已涌进巨大的腹腔

## 月又圆了

崔红梅

乡村

是爹娘的  
一方小院  
一盘土炕  
一条小狗  
足够了

黄瓜一两架  
辣椒两三窝  
茄子四五棵  
吃不了

锅柜空着  
厢房锁着  
粮仓闲着  
手扶拖拉机锈着

老爹喊  
吃饭了  
拿碗来

老妈拿来的却是盆

白天一个太阳  
足够温暖村庄  
晚上一个月亮  
夜夜梦来亲人

今夜  
不听蛙鸣  
不听流水  
一轮明月  
挂上枣树

老爹说  
月又圆了  
老妈说  
杏又红了

诗星空

北国风光

BEIGUOFENG GUANG

仲秋桦林

汤青 摄

